



ལྷོ་ཕྱོད་ཀྱི་རྒྱུ་རྒྱུ་རྒྱུ་

大地的阶梯

走进西藏

阿 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的阶梯/阿来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

(走进西藏)

ISBN 7-222-02895-1

I. 大... II. 阿...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544 号

走 进 西 藏

大地的阶梯

阿 来 著

总 策 划: 程志方
欧阳常贵
杨世光

责任编辑: 高 亢
装帧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项目组

张 维
刘存沛
瞿洪斌
李银和
周 祥
高 亢
西 里
雷启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开本 889 × 1194 1/32

字数: 220000

印张: 10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装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2-02895-1/I · 753

定价: 18.40 元

目录

1 序篇

11 第一章 从拉萨开始

这本书写作的动因的最初产生,也不是在这片群山之间,而是在大山阶梯的顶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带拉萨。在深入故乡群山的时候,我采用了一条反向的路线。既然我将这些群山看成通向高处的阶梯,但却没有一级级向上,直到海拔最高处,然后,四顾来路的漫漫

与去路的苍茫。反而先从拉萨,从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梯级、历史的脉络,拾级而下。

38 第二章 走向大渡河

大渡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属于藏区的大渡河,属于嘉绒藏区的大渡河应该从泸定开始。泸定是汉藏两个文化区结束和开始的地方。就在这天晚上,我突然打定了主意,走

通大渡河。顺着大河溯流而上,我就可以循着一条人们不常利用的线路回家。

74 第三章 嘉木莫尔多:现实与传说

嘉木莫尔多,在藏族本土宗教苯教中,是著名的东方神山。应该是藏族庞大繁杂的神山系统中,处于东方尽头的一座神山。一般来说,这些山神都是战神,人们祈愿或崇奉山神,在部落战争频仍的年代里,都希望能从山神那里,获得超人的战斗能力。

100 第四章 赞拉:过去与现在

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民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现在,科

学的历史观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看待和如何记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变故,但是,当我们想要洞见历史真实的面目时,始终只能看到一个伟岸而又模糊的背影。

162 第五章 灯火旺盛的地方

藏族人为人为物为地方命名特别具有一种祈求吉祥的倾向。解释马尔康这个藏语组合词作为地名的意义时,应该注重其衍生出来的“灯火旺盛的地方”这样一种特别的意义。

间的久远,也因为没有详尽完备的记载,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变得比历史本身具有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在嘉绒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土司的传说中,都认为其先祖产生于大鹏鸟的巨卵。在官寨土司的大门上首,宽大的门楣上就雕刻着大鹏孵卵的景象。要是有人追溯一下这些传说的流布过程,并把嘉绒文化特征与阿里的文化遗存进行一些比较研究,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231 第六章 雪梨之乡金川

阳春三月,金川河谷两岸梨园与村庄中,千树万树地洁白梨花开得如雪、如云、如雾。而在上游的海拔高出好几百公尺的马尔康,春风料峭,吹来的却是如粉如沙的漫天飞雪。于是,大家驱车一百公里远,到金川作一次远足,来看大渡河谷中满山满川的梨花。

275 第七章 上溯一条河流的源头

任何一个土司的历史,因了时



序 篇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犹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

从此以后，我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阶梯。

我希望自己的书名里有足够真切自我体验。



这个书名由来已久。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从一座小寺庙里出来。主持让手下惟一的年轻喇嘛送我一程。他把我送出山门，并把我寄放在门房的小口径步枪交还给我。

下午斜射的阳光照耀着苍黛的群山，蜿蜒的山脉把人的视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山下奔涌不息的大渡河水也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金光。

我对这个年轻的喇嘛说：“请回去吧。”

他的脸上流露出些依依不舍的表情，说：“让我再送你吧。”

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这四五个小时的访问，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多么深厚的友谊，这是不可能的。在我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跟他的上师——这座山间小寺的住持喇嘛争论。因为一开始他就对我说，这座小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了。宗教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但很难设想产生于历史进程中的宗教能够超越历史本身。于是，我们就开始争论起来。这个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那时，这个年轻喇嘛就坐在一边。他一直以一种恭敬的态度为我们不断续上满碗的热茶，但他的眼睛却经常从二楼狭小的窗口注视着外面的世界。

现在，我们来到了阳光下面。强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们踏入了一片刚刚收割了小麦的庄稼地。剩下的麦茬发出许多细密的声响。那个年轻喇嘛还跟在后面。我还看见，那个多少有些恼怒的主持正从二楼经堂的窗口注视着我。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真正异端吗？





我再一次对身后的年轻喇嘛说：“请回去吧。”

他固执地说：“我再送一送你。”

我在刚收割不久的麦地里坐了下来。麦子堆成一个一个小垛，四散在田野里。每一个小垛都是一幢房子的形状。在这一带地方，传统建筑样式都是碉楼式的平顶房子。而这种房子式的麦垛却有一道脊充当分水，带着两边的坡顶。在这片辽阔山地里，还有一种小房子也是这么低矮，有门无窗，也有分水的脊带着两边的坡顶。那就是装满叫做“擦擦”的泥供的小房子。这些叫做擦擦的东西，一类是宝塔状，一类则像是四方的印版，都是从木模里模制出的泥坯。这些泥坯陈列在不同的地方，是对很多不同鬼神的供养。

麦地边的树林与草地边缘，就有一两座这种装满供养的小房子。

而地里则满是麦子堆成的这种小房子。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小喇嘛突然开口说：“我知道你的话比师傅说的有道理。”

我也说：“其实，我并不用跟他争论什么。”但问题是我已经跟别人争论了。

年轻喇嘛说：“可是我们还是会相信下去的。”

我当然不必问他明知如此，还要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不出理由。

这时，夕阳照亮了一川河水，也辉耀着列列远山，一座又一座青碧的山峰牵动着我的视线，直到很辽远的地方。

年轻喇嘛眯缝着双眼，用他那样的方法看去，眼前的



景象会显得飘浮不定，从而产生出一种虚幻的感觉。

“其实，我相信师傅讲的，还没有从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见的多。”

我的眼里显出了疑问。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犹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这个年轻喇嘛如果接受与我一样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个诗人。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方也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不是要与我讨论什么。这些山间冷清小寺里的喇嘛，早已深刻领受了落寞的意义，并不特别倾向于向你灌输什么。

但他却把这样一句话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上。

我站起身来与他道别：“请向你师傅说得罪了，我不该跟他争论，每个人都该相信自己的东西。”

我走下山道回望时，他的师傅出来，与他并肩站在一起。这时，倒是那在夕阳余晖里，两个喇嘛高大的剪影，给人一种比一万年还要久远的印象。

一小时后，我下到山脚时，夜已经降临了。

坐上吉普车，发动起来的引擎把一种震颤传导到整部车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导到我的身上。我从窗口回望山腰上那座小小的寺庙。看到的只是星光下一个黝黑的剪影。不知为什么，我期望看到一星半点的灯光，但是，灯火并未因为我有这种期望才会出现。

那座小庙的建立很有意思。数百年前的某一天，一个犁地的农民突然发现一面小山崖上似乎有一尊佛像显现出





来。到秋天收割的时候，这隐约的印迹已经清晰地现身为一尊坐佛了。于是，他们留下了一名游方僧人，依着这面不大的山崖建起了一座宝殿。石匠顺着那个显现的轮廓，把这尊自生佛从山崖里剥离出来。几百年来，人们慢慢为这座自生佛像妆金裹银，没有人再能看到一点石头的质地，当然也就无从想象原来的样子了。

在藏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在布达拉宫众多佛像中，最为信徒崇奉的是一尊观音像。这不但是因为很多伟大人物，比如吐蕃国历史上有名的国王松赞干布就被看成是观世音的化身。而是因为这尊观音像也是从一段檀香木中自然生成的。只是在布达拉宫我们看到的这尊自生观音，也不是原本的样子了。

这尊自生观音包裹在了一尊更大的佛像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自己进行判断或猜想了。

从此以后，我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会想到这个有关阶梯的比喻。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比喻。

一本有关藏语诗歌修辞的书中说，好的比喻犹如一串珠饰中的上等宝石。而在百姓日常口头的表达中，很难打捞到这样的宝石。我有幸找到了一颗，所以，经常会在自己再次面对同样自然美景时像抚摸一颗宝石一样抚摸它。而这种抚摸，只会让真正的宝石焕发出更令人迷醉的光芒。

当然，如果说我仅凭这么一点来由，就有了一个书



名，也太弱化了自己的创造。

我希望自己的书名里有足够真切的自我体验。

大概两年之后，我为拍摄一部电视片，在深秋十月去攀登过一次号称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就耸立在距四川盆地不过百余公里直线距离的邛崃山脉中央。我们前去的时候，已经是水冷草枯的时节。雪线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险的游客已断了踪迹。只在山下的小镇日隆的旅馆墙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类的浪漫词句。

上山的第四天，我们的双脚已经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线以上的地方。巨大岩石的阴影里都是经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蓝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黄的落叶松，纯净的明亮。此行，我们不是刻意登顶，只是尽量攀到高一点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丽的落叶松树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早上醒来，雪遮蔽了一切。树，岩石，甚至草甸上狭长的高山海子。

我又一次看到被雪的山脉一列列走向辽远，一直走到与天际模糊交接的地方。这时，太阳出来了。

不是先看到的太阳。而是遽然而起的鸟类的清脆欢快的鸣叫一下就打破了那仿佛亘古如此的宁静。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阳在跳出山脊的遮挡后，陡然放出了万道金光。起先，是感觉全世界的寂静都汇聚到这个雪后的早晨了。现在，又觉得这个水晶世界汇聚了全世界的光芒与欢唱。

“太阳攀响群山的音阶。”





我试图用诗概括当时的感受时，用了上面这样一个句子作为开头。从此，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

从纯粹地理的眼光看，这是把低海拔的小桥流水最终抬升为世界最高处的旷野长风。

而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

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又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

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 36 岁时，方才离开。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

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进与归来。

我的归来方式肯定不是发了财回去捐助一座寺庙或一间学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书，其中我要告诉的是我的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的情感就蕴藏在全部的叙述中间。我的情感就在这每一个章节里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

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



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

问题的关键是，我能同时写出这种上升与陷落吗？

当云南人民出版社这次活动结束的时候，各路同行会师拉萨，新闻发布会召开时，租来作为会场的地方，竟然有一尊佛教中文艺女神央金玛的塑像。这种情境当然只会在西藏出现。那么，就让这尊女神保佑我，赐给我足够的灵性与智慧，来达到我的目标吧。

当我成人之后，我常常四出漫游。有一首献给自己的诗就叫做《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嘴唇是泥，
牙齿是石头，
舌头是水，
我们尚未口吐莲花。
苍天啊，何时赐我最精美的语言。

今天，当我期望自己做出深刻生动表达的时候，又感到自己必须仰仗某种非我的力量。在历史上，每一个有学识的僧人在开始其著述时，都会向四方的许多神佛顶礼。比如藏族历史上最具批判性的更敦群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开篇就“虔诚地向正等觉世尊之足莲叩拜”，所谓足莲是藏语里一种修辞格，就是把世尊的足喻为莲花，这样叩拜的目的，也无非“敬祈赐予保佑！”，保佑著作者能够：





深邃智慧之光轮驱除世间迷惑，
恬静解脱之定足镇压三界顶部，
具有未染戏论浮云净空之胸怀，
众生之祥瑞太阳赐汝圆满之雨露！

位高权重的五世达赖在其巨著《西藏王臣记》的开篇也是这样祝颂：

那整齐的花蕊，似青年智慧，锐如铁钩，刺入美女的心房。

自在地洞见诸法的法性，显现在大圆镜上。

明效大验，显示出一幅梵净歌舞的景象。

能做这样的加被者——文殊师利，原我庄严的喉舌成为语自在王。

然后，他转面向诗歌与文艺女神继续祝颂：

乍见美妙喜悦的尊颜，疑是皎洁的月轮出现。

你那表示消除一切颠倒与惶惑的标帜——

是你那如蓝吠琉璃色彩般长悬而下垂的发辮。

妙音天女啊！愿我速成语自在王那样的智慧无边！

“语自在”，从古到今，对于一个操持语言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时刻理想着的，却又深恐自己难于企及的境界。

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作了一个藏族人如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或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

现在，我把这本漫游的记录，以及更多的漫游中的回忆奉献在你面前。





第一章 从拉萨开始

这本书写作的动因的最初产生，也不是在这片群山之间，而是在大山阶梯的顶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带拉萨。

在深入故乡群山的时候，我采用了一条反向的路线。既然我将这些群山看成通向高处的阶梯，但却没有一级级向上，直到海拔最高处，然后，四顾来路的漫漫与去路的苍茫。

反而先从拉萨，从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梯级、历史的脉络，拾级而下。



1 嘉绒释义

是的，我从拉萨开始。

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叙述的方便。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我所以走进西藏，也就是为了走出西藏。西藏这个名字，与整个藏民族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藏民族从现今西藏自治区的南部发源，建立吐蕃国，北上建都拉萨。再向青藏高原的各个方向扩展。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吐蕃铁骑翻山越岭，从群山的台阶上拾级而下。在西藏本部，大部分河流最终都转向了南方，流向了呷格——印度这个白衣之邦。当他们一路向东，向东北，顺着从青藏高原发源的长江与黄河以及这两条中华之河众多的支流在群山森林间冲辟出来的巨大峡谷，出现在河西走廊，出现在柴达木盆地，出现在关中平原，出现在成都平原的边缘。这时，在吐蕃铁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正如日中天的强大帝国。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弧形地域里，他们遭遇的都是一个民族，崇尚青色的民族。于是，一个新的称谓在藏语里出现了：嘉绒。一个与印度相对应的名字，意思是黑衣之邦。

在这种遭逢发生之前，他们曾经过一个宽广的过渡地带，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地带的称谓。这个地带在现在的地理描述中应该是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第一弯上的若尔盖草原，和草原东边一直向四川盆地拾级而下的岷山山脉和邛崃山脉的腹地。在今天，这片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叫做阿坝。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自治州。

